

[清] 郭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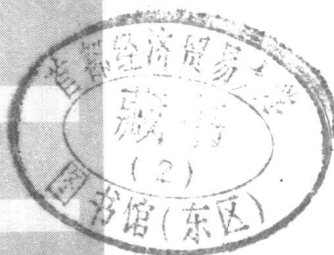
B0583052

K250.6

37

西游笔略

●上海书店出版社



重印《西游笔略》前言

周振鹤

《西游笔略》是十九世纪一名中国天主教徒到意大利的游记。作者为郭连城，名培声，教名伯多禄，道光十九年（1839）生于湖北潜江县，后肄业于武昌崇正书院。咸丰九年（1859）三月跟随意大利人，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牧的徐伯达（Ludovicus-Cel. Spelta）等人去罗马。他们由湖北应城出发，经武汉、上海、香港出境，至八月中抵达罗马。在意大利盘桓数月后，翌年二月起程回国，三月中至香港，经广州、湖南北上，于六月回到应城。书凡分三卷，上卷写去程，下卷写归程，中卷即在意大利的经历。

以今日眼光看来，我们似乎要觉得其中所记之异国情调还太少，但以当时而言，却是一部破天荒的出色的游记。在郭连城之前，去到西洋的人还很少，有游记留下来的人几乎没有。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集中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有代表性的海外游记，其中最早的是谢清高的《海录》，此书提到的西洋国家不少，但都很简略，有些也

许得之于传闻。其次则是 1847 年到过美国的福建人林鍼的作品,但他只有一篇《西海纪游草》的诗与序留了下来,虽然珍贵,但毕竟篇幅很小,难以表现美国当时的面貌。其实在郭连城之前,尽管浪迹海外的国人屈指可数,但也不是绝对无人。如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容闳,也是 1847 年就去美国留学的,去的时候是十九岁,应该对所有新事物都是敏感的,但他却未曾写有游记,他的《西学东渐记》是对其生涯的总结,并非在美国的观感,而且迟至 1909 年才问世。美国之外,也并非无人去过欧洲,尤其是天主教人士,但不见有人将出国的亲身经历记载下来。就连为《西游笔略》写序的陆霞山,道光三十年(1850)去意大利纳波里圣家修院学习,八年以后才回国,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经历非常丰富,却没有任何游历文字留下来。所以郭连城这部数万字的游记,在当时要算是第一部详赡丰富的西方游记了。待到王韬去欧洲旅行,则差不多是将近十年以后的事了,至于郭嵩焘、薛福成更是瞠乎其后者了。

《西游笔略》回国当年似已写好,到同治二年(1863)才付刊,这个刻本十分罕见,连天主教史研究专家方豪先生好像也未曾见过。因为他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为郭连城立传,一开头便说:“《增注西游笔略》,一册,郭连城著,民国十年(1921)武昌天主堂印书馆印行。书有同治元年(1862)陆霞山序、咸丰己未(九年,1859)自序,增注本殆第二版也。”若其见到原版,自然不是这个口气。四年前,我偶尔在巴黎法国亚洲学会沙畹的藏书中看到此刻本,喜出望外,就复印了回来,交上海书店出版社标点整理。

郭连城出国之时才是一名二十岁的翩翩少年,对外部

同治二年新刻

西游笔畧

鄂省崇正書院藏板

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又还受过一定的教育,包括传统的教养——来自崇正书院,与西洋文化的熏陶——来自天主教士的影响,本来就很想有机会去海外一游,一旦遂愿,不但极其兴奋,而且还激情洋溢地将所看到的一切希奇古怪的东西都逐日记载下来。虽然文笔还有点稚嫩,诗情不够醇厚,画意略嫌粗糙(我怀疑书中插画是他自己的手笔),但跟随这些文字,我们如同是用自己的眼光在巡视着 19 世纪中期从上海、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丁,以至开罗、马耳他、西西里、纳波里,直到罗马以及意大利各地的情景。这些情景发生在 150 年前,有的景物今天已经完全消失,但藉着此书,这些情景似乎活了过来。

在上海,他游览了洋泾浜,参观了墨海书院,前者是当时租界所在,“俱是洋行,屋宇高峻,外国兵船、货船多泊此处”。上海开埠到当时已经十多年,城外的租界风光最是吸引外来游客。后者是伦敦传道会在上海设立的印书馆,用西式机器印刷出书,是当时的一个景点,许多来上海的人,包括郭嵩焘那样的官员都去参观过。在香港,他看到的是“屋宇高峻,俱以白石匠成。窗扇玲珑,尽嵌玻璃。至若万国衣冠、言语文字、器用等类,俱焕然一新”。描写香港早期面貌的中文篇什并不多,此虽片言只语,也有其重要意义。郭在香港还参观了英华书院,这个书院最初办在澳门,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才迁过来。该书院培养了不少在中外文化交流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的人物。对于新加坡,则描写更为详细,样样觉得新鲜。在开罗又见方尖碑、金字塔,更是无一非新奇之物。

今天传播事业之发达,使得古人的所谓“卧游”得以实

现,即使你不亲历其地,也可以通过媒体得到亲临其境的体验。但在150年前,至多只能通过耳食传闻来想像异国风光,因此一旦亲临其境,其受到的震撼显然要比今人为大。所以郭连城经过四十五天的航行,到了终点意大利,则触目皆是前所未见,甚至未曾与闻的新事物,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呢?举其要者,有训蒙馆、窥天楼、病人院、博览院、五州方物院,有疯人院、踢球场、绘像所、仁爱院、义学馆、水轮机院,还有自燃灯、自鸣琴、《蚕桑辑要》的西文译本、法国汉学家茹连所译四书五经等等,几至应接不暇。读者不难发现郭连城目光中对这些新事物的有趣印象,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他的兴奋神情。

我们无须详细引述那些新事物,只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郭连城在表达他前所未知的事物时用的是什么新词语。例如,他参观了医院,但用的是“病人院”的自造词,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医院这种机构,他只能杜撰(或者是照抄别人的杜撰)。有趣的是,日本人用以称呼医院的词,只比他所用的词少一个汉字——病院。他又到圣伯多禄大堂(即今梵蒂冈圣彼得宫)参观,将大堂前面的广场称做“走场”,这个词也是生造的。至于刚刚行时的照相馆,他也只能称其为“绘像馆”,煤气灯则叫做“自燃灯”。这类词语的应用今天看来似乎生硬,但其实并不离谱。所有外来新事物的称呼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才定型的。发明定型词虽然有功,但未定型以前的形形色色的过渡词,其功劳也不可没。不管是意译词还是音译词,都有过渡现象。如今称“咖啡”的,其形式就变化过许多次,即在《西游笔略》中就有“加非”与“茄菲”两种形状,作者自己也是据音随意而写。许多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一年

增註
西游筆略

武昌天主堂印書館

音译词都有这个现象。日本有学者专门研究“咖啡”两字定型的经过的,不过国人对此感兴趣的很少,不去多说。

要说郭连城是一个饱学之士,显然过分,但说他是一个好学之士,则是恰当的。他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读过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书刊,这在当时是许多传统文人所不能及的,所以他在《西游笔略》中引用了许多新书刊的名称及内容,在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在当时却是读他的书的一种必要的知识准备。国人向来只有天下观,而无世界意识,如意大利者,绝大多数闻所未闻,于是《笔略》写到船至罗马时,就将《坤輿图说》中有关意大利的文字摘抄下来。乘轮船,乘火车时,就附带写入火轮船略说、火轮车说。提到电报的功用,即说明可参考《博物新篇》。还有一些论说则是引自《海国图志》、《重学全本》、《地理全志》及当时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杂志《遐迩贯珍》等,可见他对新知了解程度之深。当然其中也有些耳食之言,这是所有海客谈瀛洲时所不能避免的,今天的读者一看便会明白。

最后,还想说明一下,既然民国时期此书已有增注本,何以还要整理标点原刻本。原因很简单,乃是为了保持原本的面貌。郭连城的弟弟郭栋臣在时隔 60 年后出版的增注本,不只是增加一些注释,以便读者理解而已,而是擅自作了不少改动,不但使原著的面貌变形很大,而且有的地方根本改得不通。例如,咸丰九年六月初八所记的“红毛兵船”被改为“英吉利兵船”,这就不符合当时一般人应有的口气了。同年七月十三日条有“然地圆如橙,东流固下,西、南、北未始非下也”一句,“固”被改为“故”,显然违背了原意。又有“每时约行一百八十兆馀里,每刻行约二十二兆里

有奇”一句,前半句之“约”被改为“刻”,则明显不通。咸丰十年二月初三原文有“馆内有钦天监臣名瑟格者,引余自下盘旋而上,登窥天楼”一段,这里郭连城是将西洋的制度与中国比拟,称意大利观天象的官员作钦天监臣,但增注本改“钦天”二字为“罗玛”,使原话变成“罗玛监臣”,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另外还有些地方,增注本也许担心读者不明白,也作了不合适的改动,如咸丰九年五月初二,原文为“圣祖仁皇帝”,被改为“康熙仁皇帝”。但这样一改却于史法不合,因为可以讲康熙皇帝,却不宜说康熙仁皇帝。还有些地方是自以为是而改得不好的,如改“步亦步而趋亦趋”为“步一步趋一趋”,显见不佳。增注本改得最多的地方是诗,或许郭栋臣以为他哥哥的诗不够好,随意改动的地方很多,但多数改得并不见得出色,有的地方则改得完全不通了,如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有诗句曰“客已归华夏,诗多咏麦秋”,却被改成“客已归华诗,多咏麦秋夏”,完全不成话了。所以很显然,稀见的《西游笔略》原刻本很有必要重新标点出版,以便让今天的读者真正领略到 150 年前的人对西方的看法。另外,增注本把原本的附图全部删去,而换上一些后代的照片,表面上是好看了,但却失去原著的味道了。

近代文献一向不大受学术界重视,因为这些文献往往被旧眼光视为没有版本价值,以是图书馆不收,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但就是这样一些书却常常折射出近代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所以应该引起重视。上述的林鍼《西海纪游草》与此《西游笔略》都是不可多得的刻本,我在想,也许存世的类似著作并不止这两种,只是还被埋没着而已,希望注意于此的学者还能有新的发现。

附带说说,郭栋臣于其兄回国后的翌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亦到意大利,在纳波里圣家书院呆了12年,回国后,于光绪十二年(1886)再度到该书院任教10年。其在意大利所著书,我在《在罗马的“随便翻翻”》一文中已经提到,此处不再赘述。

2002年9月

西游笔略序

余家世江苏，髫年时见泰西传天主教士学养与优而慕之，谈及风土人情，辄思身历其境。道光三十年，余与二三同志航海而西，由缅甸、印度、阿非利加、法兰西、大吕宋等处，抵意大利之纳玻离府，而肄业于圣家修院，盖已八年于外矣。所过之地，风教殊焉，而要之化行俗美之休，率多见于供奉天主之处。咸丰丁巳，返棹故国，遇郭子连城于沪城。明年秋，郭子伴类思徐公西游归时，余司铎北楚得其《西游笔略》而阅之，所录沿途见闻，皆余曩所身亲目睹而毫无浮词者也，更喜其文辞雅驯，纪述简明，非等山经海志怪异眩目。余不忍美玉韞椟，爰付剞劂，以公同好。方今圣天子柔远能迓，四海来臣，则郭子此书之刻，亦未必无稍补于盛朝采风之治云。时同治元年冬圣家会士楚北司铎陆氏霞山叙。

西游记自序

尝读《诗》曰：“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此诗人慕西方美人之辞也。方今我教宗毕约，承道统于泰西，继圣座于罗马，布福音于下土，施教泽于中华，西方圣人之说，信不虚矣。城深怀西游之心，久切伊人之想。己未春，传教部咨到纶音，宣我徐大牧浮海而西之，城蒙牧不弃，而以从我相许。此乃主假之缘，而玉成城西游之志者也。以故将沿途见闻逐日略笔，以志游赏之幸，而先颜其书曰《西游笔略》。咸丰己未上巳后三日郭连城写于夏口舟次。

乘槎浮海路悠悠，浪迹类沙鸥。琴剑一肩，诗书几部，尽可度春秋。潇湘云梦归须早，岂敢久淹留？海外风光，异乡景色，不负少年游。

右调《少年游》

西游笔略卷上

咸丰九年

三月初四日 是日也,细雨微风。午后由应城天主堂在应邑杨家河起程,与类思徐牧、文达罗公、光承徐公,陆至黄金口二十五里,夜坐一叶扁舟,晓抵长江埠四十里。

初五 换长江埠大艇。午后雨住风平,当即解缆。

初六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午后抵汉口新码头,上陈先贵客船。

初七 天晴。午后随徐牧游马王庙,看圣堂基址。

武汉叠招兵燹,在在碎瓦残砖,不胜凄凉,归船感叹七律:

周游有志向西邦,帆落斜阳系晚艖。馀烬几堆碍战马,残灯数点吠村龙。金樽许我邀明月,玉笛无人倚绣窗。只信龟蛇烧不退,依然对峙锁长江。

游洪山访董、刘墓 初八 天晴。游洪山，访致命董、刘二公之墓。午后归舟。

洪山官兵与贼近年累战于此，死者无算，宝通寺塔亦被兵毁坏。

踏青结伴到洪山，满眼荒坟春草间。坏塔登临情渺渺，残碑读罢泪潸潸。几多士卒沙场去，徒向乡关梦里还。惟有见危授命者，名高真福显人寰。董公若望于道光十九年为义致命，刘公方济各于嘉庆廿四年杀身成仁，二公歿后灵迹甚多，坟在洪山，教宗定为真福者。

初九、初十 天晴。

十一 天阴。

汉口开船 十二 天晴。午后由汉口新码头开船，过马公湖二十五里、沙口二十里，泊阳逻十里。

红树青山好放船。东坡。

十三 天晴。船过白湖镇三十里、三江口九十里、黄州府三十里、武昌县十里、巴河三十里、兰溪三十里、黄石港三十里、道士袱三十里，泊渔口四十里。

黄州赤壁 黄州城外有赤壁山焉，是日舟过此地，率成怀古七律一首：

坡公吊古泛轻舟，我吊坡公记旧游。破庙几间怜赤壁，赤壁庙亦被兵燹，惟余破庙。荒城一座认黄州。英雄横槊今安在？客子吹箫亦尽休。胜地隔帆舒眼望，空余断岸枕江流。

船过蕲州 十四 天晴。船过蕲州三十里、杀人港二十里、田家镇二十里，泊武穴四十里。

江南江北青山多。杜甫

十五 天晴。过萧家码头五里、龙平驿三十里,泊袁驭口五里。

十六 天晴。午后泊江西九江府五十里。

十七 九江避雨。

一江春雨浓于酒。

十八 天阴。泊湖口县六十里。

湖口县有石钟山,苏东坡作记,噌吰窾坎鏗鞳 石钟山之声即此所出,在鄱阳、南康二水交流处。

十九 天阴。过小姑塘三十里、南康府四十里、鄱阳湖,泊吴城镇九十里。

鄱阳湖中有鞋山,屹立中流,讹言大姑仙被张 鞋山轶闻天师追急,弃鞋而成。

鞋山绝句

扁舟荡过鞋山头,都说当年仙女留。不是脚跟立得稳,怎能砥柱作中流。

仙姑应不染尘红,何故天师怒气冲。纵使当年不弃屐,鞋山依旧在湖中。

仙女天师总属空,焉能显圣在湖中?伊谁说是金莲样,长把浮言假化工。

又和前贤宁王鞋山原韵

大姑抛脚岂其然,惹得游人笔墨传。濯足曾经湖水险,履冰那怯雪花天。怪他赤脚仙人去,疑是凌波袜子穿。一自鄱阳辱玉趾,不知世上几千年。

附录宁王原诗

闻说鞋山似俨然，果真胜迹不虚传。风急荡开湖口浪，月明踏破水中天。但容过客回头望，不许凡夫把脚穿。应是大姑懒收拾，留镇鄱阳万万年。

访吴镇和
主教冢地 二十 天晴。午前与徐牧等游吴镇之东，访和主教冢地。其冢用细石刊成祭台形，各信友之冢俱用十字圣号、圣名为碑记，其地势之雄伟、墓冢之工丽，诚圣教一壮观也。

念一 天晴。住吴镇。

登望湖亭 念二 复活礼日。天晴。午前登吴镇之望湖亭周瑜练水军处。

望湖亭绝句亭被兵燹，时方重修。

望湖亭上一望平，满目萧然泪欲倾。湖山湖水依旧是，不知亭却几回更。

烟花三月上层楼，湖景都教望眼收。借问小乔夫婿志，而今能得几人俦。

念三 天雨。午后换河口帮船。

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

吴镇开船 念四 天晴。吴镇开船，泊无名洲四十里。

念五 上晴下雨。泊黄溪渡一百二十里。

念六 天雨。泊瑞洪镇七十里。

念七 天风。午后开船，泊无名洲二十里。

念八 天晴。泊乌江灞四十里。

念九 天晴。泊黄金铺四十里。

三十 天晴。过安仁县三十里，泊罗家祠三十

里。

四月初一 天晴。泊贵溪县浮桥边五十里○

广信府辖。

离此不远，有俗所传之张天师宅。闻近来遭张天师不干戈之乱，宅上俱被火焚，天师逃往他方，不知下落云云。

初二 天晴。泊无名洲五十里。

初三 天晴。过弋阳县，泊无名市七十里。

初四 天晴。午前抵河口，午后上玉山刁子船，泊无名洲四十里。

河口贸易甚盛，山水俱佳，对岸岩上有刻成五字额云“龙门第一关”。

初五 上晴下雨。过广信府四十里，泊青石铺六十里。

初六 上晴下雨。过沙溪十里、南山塘二十里，午后至玉山县三十里○广信府辖，次信成客行。

自河口至玉山县，河边多有水轮，用以代臼杵磨筛等。

客舍绝句

离家两见月勾弯，又把鸿泥印玉山。漫道此间是逆旅，天涯何处不乡关。

初七 天晴。早起，自信成客行起身，过梓桐巷二十里、屏风关十七里○江西、浙江分界处、草萍驿三里、张连铺二十里，午后四下钟抵常山县三十里，次傅万全客行。

由常山县至玉山县，陆路八十里，乃八省通衢、两江要途，两洋货物俱由此路搬运，负荷者前

由常山县
至玉山县